劒筴

劒筴第二十四卷標目

書鬬篇 凡二十五事 凡三十八條

標劒 凡五條

劒及門 凡二條

專諸進魚腸劒 凡四條

手劒捽要離 凡二條

要離死劒 凡二條

厲劒 凡二條

劍與吳爭死

劍圖吳　凡二條

請下劍

踞劍謝

劍刺咸陽宮

海曲劍

脅劍仡頸

脅劍殺張叔

耍劍客

劍首祭孫翊

劍戰長安城

劍斬地

更劍

僞劍入轅門

劍衛

抽劍召乾援泥

衛無忌劍

劍首祭文

挺劍

劒筴第二十四卷

晉陵錢希言譔輯　雲間范允臨訂正　　校錄

書鬬篇　此篇紀忠臣孝子之善劒者

筴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繫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樂復仇以天下之大三百年之戰攻而復仇者二焉故曰無義戰也傳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以余觀于要離專諸曹沫荊軻唐雎數子微獨玩

十二諸侯若小兒簸鼓乃目中遂無虎狼之彊秦匹夫不奪庶幾有焉是非徒以善劍故苟焉而已也其眞立意敫然要無可議者歟至如白公來丹與後曲丁蘭蘇謙鮑出之儔皆能以身殉父俱靡而莫憐則又賢者之所難焉名汗簡帛不虛耳彼吳趙娥不忘襲仇窮窕之傑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笶書闕

摽劒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土基三尺土堦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劒而從之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

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辛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城壞壓境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君不圖與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大甚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欲復魯境管子顧曰君許諾諸侯死國不死君殺可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乎乘殺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干齊

上桓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摽辟也辟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罷地與桓公本去讎故云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公羊傳〕

桓公將伐魯修吾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競于德而競于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

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擾動之則衆疲而敝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上與界而爲之關魯請比于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魯服請從服于齊供其欲求比于齊之關內桓公許諸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

帶劍是交兵鬭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鬭于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加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

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左手摽劒將揕桓公以刃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將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閒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齊魯二君將欲

政先者之所闕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其政不修于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亦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管子〕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illegible]也）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閒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

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于仇

賊又況乎非伐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呂氏春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

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劉氏云匕首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齊魯鄰接本魯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

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歸于魯史記

魯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劒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仇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不仇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若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絶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于柯之盟也（劉向新序）

劒及門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去聲抶敕乙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暗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以我比其邊鄙）鄙我亡也（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于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寢）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于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于孟諸無畏撻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楚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皃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illegible]師

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五年〕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病困也〕曰大國若宥圖之惟命是莊王曰情〔情一作始〕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卻四十里而舍于廬門之闔〔廬門宋城門闔扉也〕所以爲成而歸也〔呂氏春秋〕

專諸進魚腸劍

吳公子光謀殺王僚陰結勇士子胥乃進

專諸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

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眞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
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
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
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
子光佯爲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
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
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胃斷

腸閒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吳越春秋）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彊弱也）楚莠尹然工尹麇

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强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以役弑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若兌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

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也）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

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掘地爲室）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來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

執羞坐行而入（坐行膝行也）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

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已素辟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劍刺王鈹交于胸交鱄諸胷遂弑王闔閭以其子為卿闔閭光也以鱄設諸子為卿

左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眜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

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盖餘屬庸將兵圍

楚之潛（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使延陵季子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一作中〕而具
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
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
持長鈹〔鈹兵器也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
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
之腹中〔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
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
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之後蓋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爲上卿史記

吳公子光享王僚令專諸待置劍于炙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獨異志

手劍捽要離

椒丘訢恨怒要離將往攻之要離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宇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于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閉二死也臥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于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

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與我豈不鄙哉于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覘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吳越春秋

周班東海之上有勇士甾丘訢以勇聞于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

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于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

來援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役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援劍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獨異志

要離死劍

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
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
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
偃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
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
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
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
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

皆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于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

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于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忠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

吾以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吳越春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
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
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
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
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
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
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
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

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劒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于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

仁（便猶成也）夫爲故主而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矣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尊榮國之富貴者也）〔左傳〕

〔唐李白詩〕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

子亦何辜焚之貫虛名

厲劒

白公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遂作亂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左傳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

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于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刧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史記

劒與吳爭死

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自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

潰病（潰亦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贍猶足也）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也）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也衷善也）令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僨僵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也）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弃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刀變容貌易

名姓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也臂手也以與吳王爭一旦之命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也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以出伐吳也于是果與吳戰于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呂氏春秋

劒圖吳

越與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

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
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
須臾弃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
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
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
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
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
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

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于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越絕書

吳師眾敗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辠于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邪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

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
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
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
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
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
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
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
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

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吳越春秋）

請下劍

魏累夘以匿嫌殺丘邴章（匿嫌私恨也）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劍以脅累夘黑夘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illegible]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

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
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
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
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
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
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

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
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列子〕

跪謝劍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
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
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
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年十八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廣其地也正口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

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

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爲言說文祲精氣感祥也休字猶言祥與臣而將四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戰國策

劒刺咸陽宮

荆軻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于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旣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室謂鞘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擿與擲同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荆軻傳〕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若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揕于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于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會勾踐巳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劒之術也〔戰國策〕

〔魏阮瑀詩〕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晉陶潛詠荆軻詩〕燕丹善

養士志在報彊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巳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巳沒千載有餘榮　左思

詠史詩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
和漸離謂若旁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
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
若千鈞
唐李白擬恨賦至若荊卿入
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仇
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剄首祭孫翊

孫翊爲丹陽守嬀覽時爲都督督兵戴員爲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

祭畢乃除服薰容沐浴更于它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内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共出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縗經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軍震駭〔漢書〕

海曲劍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

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之東續漢書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

素受恩旨許諸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搤音於責反力可搤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搤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漢書

募劍客

蘇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司隸校尉收謙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宿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楚王之尸）乃藏母于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懸絶壁立百仞故藏于其中也）遂變名

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于諸陵間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劉膾在寺北垣下[說文]膾劉𣏾減也膾音工外反垣牆㧗[illegible]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膾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傷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妻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于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

鬲有備乃日夜飛馳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君遷父頭鬲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後漢書

陽球擊劍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

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求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後漢書

木人淚劒

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誶

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形象于雲臺也孫盛逸士傳

曹植靈芝篇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忘形木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劒戰長安城

种拂字頴伯河南洛陽人司徒暠之次子也初爲司隸從事累遷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姓多避兵种拂揮劒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刄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拂爲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恭謁以媿其心自是

莫敢出者拂子邵特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歿竟不之職服終辛不就後遂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敗歿（漢魏春秋）

劒斬地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詔優
使說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
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
宜爲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
斬爾遂罵坐質按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
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作詩懷之吳質列傳

褎劍

魏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褎劍白日刺壽于都亭詣縣曰父仇已報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

赦得免魏畧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仇之心及

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
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
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
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
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便乘馬帶
刀鄉人皆畏憚之娥親遂弃家事乘鹿車
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
于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

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刀斫之并傷
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親尋復就地
斫之探中對闌折所持刀被創未死娥
親因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
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
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
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
不變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

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劒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烈女傳）

僞劒入轅門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善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歿

主母聞張孕有身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
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啇後二月主母
之子使人其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子我
兒弃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弃亦求者許諾
張齧指血書帛弃兒山中其詞不載後張氏爲
其家所賣嫁爲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
中有老狐能變形爲麗人誑惑男子行于
山中見所弃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

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爲寡婦請寄所弃兒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一月姓商氏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旣長每見帛書輒晝夜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爲桓溫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親爲人長養而不與其難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爲報仇而死因挾匕首僞爲言事者直入轅

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自刺
伴亡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爲亡
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
聞者無不流涕初其母張氏從賈人之會
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
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
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歸

閩中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爲姓以致報德之意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殷芸小說）

劍衛

北魏司空行參軍祖龍素性剛躁父亡後與伯兄鱗訟競嫡庶並以劍自衛若怨仇焉（北史）

劍召紇拔涅

吐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illegible]下吏為帛
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死乃抽劍召其將紇
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
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
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立吾

無恨也抽劒而𢾾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為
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
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
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為朝夕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于先讐
所以如此此者留罔極之心耳前燕錄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
昴城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體呼子葉延

語其大將絕援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與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終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艸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讐賊諸

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夕自苦如此棄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棄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棄延亦不食頗覽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為吐谷渾氏焉宋書

剏首祭父墓

沈林子以父讐未復從朱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持劒直入預第男女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宋書

衛無忌劒

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

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設宴為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劒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讐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幷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唐書

張琇挺劒

張審素為嶲州都督有糺其軍中贓罪勑

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切對殺汪告事者脅汪令白審素無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子瑝與兄琇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後累遷殿中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于東都城挺劍殺之瑝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為之既殺

萬頃繫表于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
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
爲吏所獲時人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
父讐合從矜恕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
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玄宗以爲然
乃下詔曰張瑝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
正法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
爲父報仇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

存久要盖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杖殺瑝瑀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市人斂錢于死處造義井并葵于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痛悼如此唐新語